

看着远方。这对生活与艺术中的伴侣，身姿中有疲惫，有憧憬，如浴火之后两只在山林里暂时休憩的中年之兽。

“我刚从国外回来，正在探索，他老兄就遇上了。”刘若瑀说。她并没有计划要找一个爱人，一切都是安排好的。“他老兄”，在她的口中更多是“黄老师”，他是“优人神鼓”的击鼓指导和音乐总监，担任了全部的作曲工作。跟着他每天上午四小时打坐，下午四小时打鼓，团员们叫他“阿禅师父”。黄志群没有受过专门的作曲训练，大自然的风雨雷电给了他灵感，再让他一棒一棒敲出来。

黄志群从小打狮鼓出身，这项古老技艺给了他与传统更深的联结。他们的家庭生活与追求“道艺合一”的表演系统，在鼓点声中同步向前。

“咚咚咚咚”，鼓打得越来越有名堂。这些年，“优人神鼓”常年在国际舞台上演出，外面的人也来到山里又离开。已故篮球明星科比也来到老泉山，跟他们学打鼓。在来与去之间，他们与山林的关系却疏离了，不再把这里当成家，而只是一个排练与演出的地方。

去年8月13日大火之后，他们仍然坚持完成了约定的演出，包括9月在上海文化广场的《墨具五色》。忙到年底后，就打算盖房子、整理家园；因为疫情，变成不得不呆在山上。

原来排练场有两层楼高，挡住了边上的几棵大树。排练场夷为平地后，这些树突然出现。多亏了这几棵树，树牺牲了自己，挡住了熊熊燃起的火苗，才没有造成森林大火。

“我忘了它们”。刘若瑀说。

一直忙碌、奔波和表演，巡回演出的时候就住酒店，他们离家远了，离大自然生活方式远了。

到2020年，优剧场已经32年。优人神鼓刚创立的时候，在这片当初她父亲买来准备开垦成茶园的地方，大家一起开山、载水，一起做饭、吃饭，想办法把环境整理好。2005年之后进来的团员，来了主要是打鼓，不用再共建。

2015年之后，剧团越来越忙碌。山和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只剩下排练跟演出。

疫情给了他们最好的时间，来整理家园。她带着团员，双手放在胸前，对着山立下誓言，用更生态、更尊重自然的方式重建剧场。

之前用水泥做的地方，现在是用木头。大家用古法种树，用枕木铺路，用竹子建厨房。他们还用朴门的方式做雨水回收，循环利用自然水源。

大家开始共食，吃“大锅菜”。之前排练时，团员都带便当，在“7-11”超市买些三明治当中餐。现在，他们把停车场的一角改成了厨房，轮流煮饭，一不小心就超级好吃。

右图：刘若瑀与黄志群坐在在大火中倒下的建筑残片中间。



“优人神鼓的创作契机，总发生在计划之外。”

“人与人在食物上产生很多交流。还有来共建的志愿者。每次吃饭，四五十个人。突然间打成一片。”刘若瑀发现，回到生活场面，每个人会做其他人不会的。有的人在舞台上动作慢，但很会搬砂石。有人很会用铁丝绑竹子，又快又牢。

几个打小鼓的女孩子，手纤细，现在拿锅子、端炒菜锅。她看了感动，这是对团队很好的训练，优人神鼓需要这样的阶段。大家讨论种什么菜，怎么能种活，能吃多久。还学习怎么用一层一层的落叶来堆肥，把厨余转化成有机肥料。渐渐地，果树、南瓜、丝瓜、茼蒿，都长出来。一派生机盎然。

她领悟到，生活、表演和创作是不可分的。“回家”，经过自己的手，对一切了如指掌，才知道怎么生活。原来只是在这里排练的团员，现在了解了每个角落。

这是一次“觉醒”。人们习惯了追逐高档物品、豪华的生存方式，但这种集体意识会在未来得到改变。

“我们的老一辈的内在带着苦，为了生存而种菜。我们种菜，为了加深对内在的了解”，她说。对“生态”与“环保”，会是疫情之后不